

中國文學精華

注音

蘇明允蘇子由文

儲同人選本

注晉
蘇明允文

揭要

蘇家父子之文，似得力於縱橫之學，而老蘇尤甚。然其與田況書云：詩人之
爲柔，騷人之精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又
以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許；有二子之才而不迂，
不詐者，其惟賈生乎！蓋其自命已不在賈生下，而不甘自囿於縱橫之學也明矣。

小傳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舉進士，及茂才異等皆不中，悉
焚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閒，與
二子軾轍來京師，謁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文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

之，宰相韓琦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年五十八。

注音
蘇明允文

目次

議修禮書狀	一	詩論	二七
上歐陽內翰書	三	書論	三〇
與歐陽內翰第三書	八	春秋論	三二
上張侍郎第二書	一〇	權書敘	三七
上韓樞密書	一一	心術	三七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一六	子貢	四〇
禮論	二〇	六國	四二
易論	二二	高帝	四四
樂論	二五	明論	四七

諫論上	五〇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七五
諫論下	五四	蘇氏族譜引	七七
魯妃論	五六	蘇氏族譜亭記	七九
管仲論	五九	彭州圓覺禪院記	八一
辨姦論	六二	張益州畫像記	八三
衡論敘	六四	木假山記	八六
養才	六五	仲兄字文甫說	八七
任相	六八	名二子說	八九
御將	七二		

注音
蘇明允文

儲同人先生選本

議修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切聽力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爲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爲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

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牴牾音牴牾，同作牴牾。

齟在呂切齟語音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

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邱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角音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有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

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

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奉敕編禮書】敕帝之下書也。宋史文苑傳：時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洵爲潤州文安縣主簿，與諸儒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不經】不常也。【牴牾】也。【悟】達也。【齟齬】謂意見不相合也。太史經其志齟齬。【桓公薨】春秋

桓公十八年，公薨於齊。注：不言殺，諱之也。

【子般卒】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注：不書殺，諱之也。

【成宋亂】春秋：桓公二

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於稷，以成宋亂。四月，取郟。大罪於宋。注：成，平也。始欲平宋之亂，終於受賄，故直書之。

【及齊狩】春秋：莊

公四年，公及齊人狩於郟。注：公域境與齊微者俱狩，典禮可知。

【躋倍公】春秋：文公二年，有事於太廟，躋倍公。注：備公繼闕而立，廟

坐宜次闕下，今升在闕上，故書而譏之。

【作邱甲】春秋：成公元年，作邱甲。注：禮重敬也。

【用田賦】春秋：哀公十二年，用田賦。

注：直書之，以示改法重賦。

【丹桓宮楹二句】春秋：莊公二十三年，丹桓宮楹。又明年，毀桓宮楹。左傳曰：皆非禮也。

【滅紀】

春秋：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不書齊滅者，以襄公館復讐，故爲賢者諱也。見公羊傳。

【滅項】春秋：僖公十七年，夏滅項，不書齊滅

者，以桓公有繼絕存亡之功，故春秋爲賢者諱也。見公羊傳。

【班固】漢班固撰前漢書，帝紀十三卷，表十卷，志十八卷，列傳七十

九卷。【提舉】宋史職官志：編修勅令所，提舉宰相兼。【參政】又參知政事，掌副宰相。【侍郎】又兩省六曹皆有侍郎。

上歐陽內翰書

歐陽內翰，歐陽修也。宋時翰林稱內翰。

洵布衣窮居，常竊有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

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閒，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

旣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閒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

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旣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潛謂音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閒，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攀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顧音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嶮諱音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鼉元音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

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閒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切牛刀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

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

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天子】指宋仁宗。

【范公】名仲淹，字希文，慶曆三年爲參知政事。

【富公】名弼，字彥國，同時爲樞密副使。

【樞密副使】宋制：樞密院與中書省，分掌文武，有樞密使副使等官。

【執事】指歐陽修也。蓋書中不敢直指其人，故稱爲執事。

【余公】名堯

字安道，任右正言。

【蔡公】名襄，字君謨，與歐陽修同知諫院。

【尹公】名洙，字師魯，自元昊反，常在兵間。慶曆初，以右司諫知涇

州，兼領涇原路經略事。

【范公西】謂仲淹出爲陝西河東宣撫使也。

【富公北】謂弼爲河北宣撫使也。

【分教四出】謂修知滁州，堯知泉州，堯知吉州也。

【奔走於小官】謂洙徙慶州督州，又監均州酒稅也。

【成功於南方】謂堯平儂智高

之亂也。【相繼登於朝】謂與與修，皆爲翰林學士也。【入爲宰相】仁宗至和二年，以富弼同平章事。【范公尹公亡

焉】仲淹於皇祐四年卒。滌感疾，至南陽訪醫卒。【潛然】涕泣貌。【遠者又在萬里外】謂隨方安撫廣西，而與尙未開朝

也。【韓子】名愈，字退之。【李翱】字習之。【陸贄】字敬輿，以上皆唐人。

與歐陽內翰第三書

洵啓：昨出京倉皇，遂不得一別。去後數日，始知悔恨；蓋一時閒變出不意，遂

擾亂如此，快失去。悵悵，不審日來尊履何似？二子軾轍，竟不免丁憂，今已到家

月餘，幸且存活。洵道途奔波，老病侵陵，成一翁矣！自思平生羈蹇於不遇，年近

五十，始識閣下，傾蓋晤語，便若平生，非徒欲援之於貧賤之中，乃與切磨議論，共

爲不朽之計，而事未及成，輒聞此變，孟軻有云：「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豈信然

邪？

洵離家時，無壯子弟守舍，歸來屋廬倒壞，籬落破漏，如逃亡人家，今且謝絕

過從，杜門不出，亦稍稍取舊書讀之，時有所懷，輒欲就閣下評議，忽驚相去已四

千里，思欲跋企同

首望見君子之門庭，不可得也；所示范公碑文，議及申公事節，最

爲深厚，近試以語人，果無有曉者，每念及此，鬱鬱不樂。閣下雖賢俊滿門，足以笑

歌俯仰，終日不悶；然至於不言而心相諭者，閣下於誰取之？自蜀至秦山，行一月，

自秦至京師，又沙行數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驅與凡事之不得已者，孰爲來哉？洵

老矣！恐不能復東，閣下當時賜音問，以慰孤耿，病中無聊，深愧疎略，惟千萬珍重！

【有皇】恩遠貌。杜甫詩：有皇已就長途往。

【尊履】凡稱人之敬詞，皆曰尊履，行也，猶言近所行事也。

【賦輶】賦字子賤，輶字

子由，皆洵子。

【丁憂】謂遭親喪也。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先生登第後之四月，丁太夫人汝陽君程氏憂，按司馬溫公作程夫人墓

志云：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終於蠡里。

【閣下】本作閣下，因循錄：古者三公閣閣，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閣，故世俗書頭有閣

下之稱，按自漢迄明清，凡極開闊園閣又并開文淵閣等，皆稱閣不稱閣，故書札亦稱閣下。

【傾蓋晤語】蓋，車蓋，並車對語，兩蓋

相切而下傾也。家語：孔子之鄙，造程子於途，傾蓋而語。

【平生】漢書張耳傳：勞苦如平生。

【切磨】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不朽】古有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也。見左傳。

【尼】止也。

【杜門】杜，塞也。史記：公子虔杜門不出。

【范公碑文三

句】范公，見前。歐陽修范文正公神道碑：自公坐呂公賤，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

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雖終相約，戮力不睦，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云云。老泉所舉，殆即指此。

【蜀】老泉，眉州眉山，人。即今

四川眉山縣。

【秦山】亦稱秦嶺，即終南山系，雜處今陝甘兩省。

【京師】宋都大梁，即今河南開封縣。

【沙行】猶云風沙中

行也。尸子：行沙以軌。

上張侍郎第二書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舉茂才異等，又中賢良方正。歷知滁州、滑州、益州。嘉祐初，復以三司

使召回京。老泉上書，富在是時。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蓋十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既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惜數千里走表，爲子求官，苟歸立便殿上，與天子相唯諾，顧不肯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蓋不爲淺，所不可知者，惟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與我無愛也。聞之古人，日中必燹，燹音甚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足以有爲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已。

昨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唇黑面烈，僮僕

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緼音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廉潔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豈不爲之動心而待其多言邪！

【省主】三司使曰計省，故稱省主。

【便殿】皇帝休息閒宴之殿。按宋制，以延安殿爲便殿。

【日中必變】舜、易乾火也。漢書

賈誼傳：黃帝曰，日中必變。

【操刀】左傳：操刀而思割焉。

【虛席】李商隱詩：可憐夜半虛前席。

【面烈】果烈，寒氣也。見詩風。一說烈與裂通，謂面上凍欲裂也。

【逆旅】寄舍也。莊子：陽子之宋，宿於逆旅。

【編】漢書：劉通傳：來繼謂火於亡肉家。注：編，亂麻。

【道周】詩：生于道周。注：周，曲也。

【宋端明】名祁，字子京，景祐中，加翰林殿學士。

上韓樞密書韓名琦，字稚，相州人。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

許諾，謹撰其說：

言語樸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乘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瀦音爲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

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切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其大叫，以發其怒；蝮切終日而不螫，音則噬齧音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

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閒，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閒，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閒，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

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

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游阡陌閒，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耨髮音春築，列於兩河之墻，切而宜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暝古韻昭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切飲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

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

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宋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

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

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

【賈誼】漢雒陽人，上治安策。【權書】明允著權書十首，見下。【陸】田界之壘。【沼沚】曲池曰沼，小渚曰沚。【匯】水之滙旋。【蝮】即土灰蛇。【蠍】蟲名，有毒，蝮人。【簪】用毒牙或尾針刺人曰簪。【劉頊】劉邦頊。【韓信】淮陰人，始封楚王，後降淮陰侯，爲呂后所殺，斬之長樂鍾室。【黥布】始爲九江王，後封淮南王，以謀反見誅。【高祖死於介冑旬】十二年十月，帝親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十一月，還宮，疾益甚，四月，崩於長樂宮。【呂氏之禍】高后崩，諸呂作亂。【撰】實也。【邀】猶要約也。【西川】今四川省。【杵】舂具。【凱】戰勝還師之歌。【擾】無慮之貌，所以平田擊塊。【春】盛土器。【墟】河邊地。【縣官】稱朝廷也，見漢書。【關隴】側視貌。【捍】衛也。【狄公】名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爲權密使時，召出入，士卒咸指目，並擁馬足不得行。【郭李】晉唐人，郭名子慎，封汾陽王，李名光弼，封臨淮王。【張用濟】爲兵馬使，謀以精騎逐光弼，不果行，光弼斬之。【股慄】畏也。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宋史韓琦傳：嘉祐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八月，遷昭文

館大學士，英宗即位，以琦爲仁宗山陵使，山陵，天子之意。

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爲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維相

公將何以處之？

古者，天子卽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卽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爲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

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游觀，無所增加；幃簿器皿，明上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爲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迺欲

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舉入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

累其盛明，故洵以爲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旣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威之以刀鋸，驅之以笞箠，

切之爲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

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閒，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

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歿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之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

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明，而後世安於泰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

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僂同僂同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爲之者，是可深惜也！

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

【相公】宰相之稱。

【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二句】

宋史：韓琦見海所著書，善之，奏於朝，除秘書省校書郎，旋改開州文安縣

主簿，後改編錄。

【先帝】指仁宗。

【天子始親政事】英宗治平元年，太后還政。

【漢昭帝】名弗，武帝子。

【文景】

漢文帝、景帝。

【癸酉敕書】

宋史：英宗本紀：夏四月，壬申朔，皇后傳遺詞，命制皇帝位。癸酉，大赦，優賞諸軍。

五刑之一，所以行等刑也。漢制，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

【狼顧】狼性疑，走常還顧。史記：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臨之禍其

後也。【配率之科】古時朝廷有大興作，須於正稅外，另科稅率。宋史坊郭人民，舊苦科配。【墨子】名翟，戰國時宋人，其書亦

稱墨子，主薄俸。【子思曰九句】見禮記檀弓。【華元】左傳：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君子謂華元始舉於是乎不臣。

【霸陵】城名，本秦穆公所築，漢文帝置霸陵於此，因置霸陵縣，即今咸寧縣。【唐太宗】名世民。【高祖】名淵，即位後九年卒，

葬獻陵，在今陝西三原縣。【長陵】漢高祖陵也，在陝西咸陽縣東。【光武】名秀，卒葬原陵，去洛陽十五里。

禮論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俛俯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

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噉切赤之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衆音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

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吾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槌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爲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其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齒】類也，謂吾不與之同類也。【比肩】肩肩相並也。【槌】木杖。【儕】等輩也。【此聖人之所慮句】揚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

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卽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

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

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

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

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

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觀天地句】易繫辭傳：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通陰陽句】易說卦傳：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考鬼神句】易繫辭傳：辨吉凶者存乎

辭。【灼荊句】灼，炙也。荊，荊枝。鑽，刺也。卜先以筮，灼以鑽龜。見史記龜策傳。造，燒刺之處物若木也。【方功義句】周禮卜筮

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其義未詳。【掛一六句】揲，數之也。奇，零也。扚，勒也。古以著草之莖，爲占筮

之用，其法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於右手之中，取一筮置於左手小指之間，於是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於一處，而數右手之策，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歸之於第三第二指之間，而扚之。詳見筮儀。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

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

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此音肉有葷，此音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葷，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

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

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鉦宏音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切子六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虺】毒也，一名蝮。狀似蝮，紫黑色，赤喙黑口，頸長，好食蛇，其羽費酒，飲之即死。見蟲書。
【董】毒也。淮南說：林澤有蝮蛇，螫人，傳以和藥，卽愈。
【隱隱鉦鉦】法言問道或問大舜曰：非何非從，隱隱鉦鉦。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

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敲同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

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

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力轉切，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呼冠切，譏諷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

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
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
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老作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
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疆

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炎炎】火升之勢。

【國風】國者，諸侯所封之域。風者，民俗歌謠之詩。詩自關雎以下，至蟋蟀，俱爲國風，凡十五國，二南爲正風，十

三國爲變風。

【婉孌】美好貌。

【小雅】雅者，正也。詩有小雅，鹿鳴以下，至何草不黃爲小雅。文王以下，至召采芣苢爲大雅。

【謂論】謂言也。謂，猶也。【洿】雨大貌。

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

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

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如音其菽叔音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

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則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閉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也。

湯以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己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

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征，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忠之變入於質二句】夏商忠，商尚質，尚尚文。

【太牢】牛也。

【丹朱】堯之子。

【商均】舜之子。

【蠶蠶】犀之噴

噴也，又自得無欲之貌。

【萬方有罪四句】見書湯誥。

【伊尹攝政】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自攝國政。三年，太

甲悔過，伊尹復迎歸於亳。

【周公爲之】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王疑則公，周公避位居東，作助陽之詩以貶

王。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因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

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

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之作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

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

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

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

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

【賞人之功】如莊公十年，公追我濟，西錄功在大之類也。【赦人之罪】如莊公四年，紀侯大夫，不書齊滅，齊始復錄之類也。

【去人之族】如隱公元年，衛州吁弑君，不書公子之類也。【絕人之國】如僖公十九年，梁亡，明百姓去之，而君當絕也。【貶

人之爵】如僖公二十三年，杞子卒，因杞用夷禮，貶伯疆子之類也。【諸侯書名】如昭公十一年，楚子庚誘殺蔡侯，楚子稱名

之類也。【大夫書字】如莊公二十五年，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嘉之故不名之類也。【繫辭】易篇名，孔子所作。本名繫辭傳，

專釋文王當日作易繫辭之意。【孝經】書名，孔子為曾子陳孝道而作，凡十八章。【武王】姬姓，名發，克商而有天下，國號周。

【成王幼三句】成王名誦，武王之子，周公名且，武王之弟，武王崩，成王幼，不能放政，周公攝政，踐阼圖治，南面召風，以朝諸侯。

【東遷】周平王元年，遷於東都洛邑。【平王】名宜臼，幽王子。【魯周公之國】武王時，封周公於曲阜，曰魯，周公不建封，留

相武王。成王時，命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齊桓晉文】齊桓名小白，晉文名重耳，為五霸之二。【詳內略外】謂其特詳魯

事也。【田常弑其君】田常，即陳恆，為齊卿，弑其君壬於野州，孔子沐浴而朝，見魯侯，諍計，魯之權臣季孫，叔孫，孟孫力阻之。

【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孔子弟子。【續經】若孔丘卒。唐孔穎達疏云：公羊敘慶之經，皆至獲麟而盡。左氏之經，更有此下

事者，自小將射以句釋來奔，至哀公十六年，皆是魯史記事之正文也。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因經之末，并錄魯之舊史，以續孔子所修之

經，即仲尼卒之月日，示後人使知之耳。賈逵云：此下弟子所記，但不言是魯之舊史耳。【遷固】漢司馬遷，字子長，著史記。班固，字孟

堅，著漢書。

權書敍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也，則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戰，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又何用也？
權書，兵書也，而所以用仁濟義之術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爲孫武之徒也。夫孫氏之言兵，爲常言也，而我以此書爲不得已而言之之書也。故仁義不得已而後吾權書用焉，然則權者，爲仁義之窮而作也。

【武王】見上。

【太公】呂氏，名尚，姜姓，四岳之後，佐周克商，爲師尚父，封於營丘，曰齊。

【牧野】古地名，在今河南汲縣，爲武王

戰勝商師處。

【四伐二句】書牧誓：天子崩斃，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伐，攻殺擊剽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

而齊，所以戒其貪殺也。

【孫武】春秋時齊人，爲吳將，著孫子十三篇，爲兵家所祖。

心術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

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措音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

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音燧音，嚴斥堠；使音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音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切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食；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

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音縋音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

沮；沮音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

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蠖應音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螭音，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音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泰山】在山東泰安縣北，爲五嶽之一。【塵】音，塵而大。【瞬】音，目動也。【上義】音，謂以義爲上也。【烽燧】音，古時戍邊告

警之用。漢書注：邊如覆米，縣署稱操，如有寇則舉之，以積薪，有寇則燔之。按：燧本作燧。【斥候】音，候與候通，偵探敵情之人也。史記

李廣傳：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注：斥，遠也。候，視也。望也。【黃帝七十戰句】音，黃帝即位，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東至於海，

西至空桐，南至於江，北逐單于，逐徒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警衛，故傳有七十戰焉。【鄧艾總兵句】音，魏艾與鍾會伐蜀，姜維守

劍閣，會攻之不克。又自陰平，行絕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開道，造作橋閣，又以麤自縊，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遂破綿竹，入成都。

【劉禪】蜀漢後主也。

【吾抗而暴之二句】吾不露其所短，彼之所以獲卻也。

【蜥蜴】本草：小而五色，尾青紫。

者，名蜥蜴，按今俗名四脚蛇。

【袒裼】露骨也。

【烏獲】戰國時力士，秦武王時與孟說等皆爲大官。

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

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

發辯切

之士，苟以邀一時

之功，而不以可繼爲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強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爲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爲賜

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切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遺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音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音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切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爲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音乘，以俟齊釁，切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

吾觀仲尼以爲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轍音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滎陽，嬰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

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亂齊滅吳存魯】田常欲作亂於齊，齊高國鮑晏，故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伐吳，時齊兵已加於魯，子貢乃至吳，說吳王救魯伐齊，吳王欲先滅越，子貢因說越王，使身率士卒，從吳伐齊，而又使吳王謝越王。於是吳王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說晉君修兵休卒以待吳，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復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果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鄆，晉人擊之，大破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吳王乃棄晉而歸，與越戰，三戰不勝，越遂圍王宮，殺夫差，破吳三年，東向而稱，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黜越。【田常】見前。【高國鮑晏】高無不，國書鮑晏，魯齊國世姓。【穢】裂也。【蕞乘】蕞，衆也。乘，兵車。【仲尼】孔子字。【請討田常】見前。【哀公】魯定公字，名將。【轅】說文：車裂人也。【齊哀王等句】齊哀王，名義，月后卒，諸呂欲爲亂，齊王乃發兵擊濟南，遣諸侯王書，陳諸呂罪，成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燒呂，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乃益兵西界待約。【滎陽】地名，漢故城，在今河南滎澤縣西南。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邪？」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疆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

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

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

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

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竊】秦姓。

【荆卿】即荆軻。燕太子丹，始爲質於秦，既自秦亡歸，怨秦王，欲報之，使荆軻以樊於期首及督亢地圖獻秦王，因刺之。

柯刺王，未中而死。秦因伐燕，殺燕王喜，先遷東，斬太子以獻。

【李牧】趙良將，以功封武安君。秦王初伐趙，遣使收粟之，秦多與趙

嬰郭開金，使言收欽反，趙遂殺欽。

【邯鄲】趙都，今河北邯鄲縣。

【三國】指韓魏趙。

【洎】及也。

【積威所劫】謂秦以積

漸之威，而列國爲所劫制也。

高帝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徵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

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旣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患帝計也。呂后旣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

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陳，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噉蘇后切項

莊時，徵噲蘇去聲諂，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

出伐燕，立命平勃卽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

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董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

已矣！樊噲死，則呂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

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尙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

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尙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蘇京切、布、盧縮蘇板切

皆南面稱孤，而縮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

之後，椎蘇直切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

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陳平】陽武人，封曲逆侯。【張良】字子房，封留侯。【木彊】無知識，不和柔貌。【呂后】名雉，高帝后。【周勃】沛人，從高祖起兵，封陸侯。高祖病，謂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太尉】家兵，漢初兩府曰丞相，曰太尉。【三監】武王封紂子武庚於股，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成王立，三叔以股叛。【祿父】武庚字，紂子。【惠帝】名盈，高帝子。【樊噲】沛人，爲呂后女弟呂嬃人，封舞陽侯。帝病，或言樊噲呂氏，欲以兵誅戚氏趙王如意，帝大怒，使陳平遣陸侯代將，即軍中斬陸。陳平畏呂后，執陸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之。【亞父】即范增，佐羽而不終。【賊】指使人物也。【項莊】羽之從弟，鴻門之宴，范增使項莊爲劍，請以劍舞，因擊沛公。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樊噲帶劍撞盾入，請賞項羽。【護】實之以言。【戚氏】即戚夫人，高帝之姬，趙王如意之母。【產祿】呂后兄子，產封琅王，祿封趙王。【蕙】見樂論注。【彼其尙在三句】高皇后呂氏八年，齊王興發兵討諸呂，相國蒯徹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與齊連和。時太尉勃不得主兵，蒯徹老病，其子密與呂祿善，勃使人劫密，令密給說，使密歸將印，太尉因得入北軍。【韓信】淮陰人，始身楚王，後降爲淮陰侯，爲呂后所誅，斬之長樂，鍾室，並夷三族，給款也。【蘇布】本姓寒，少時有人相曰：當刑而王，改姓蘇，以厭當之，始爲九江王，後封淮南王，以謀反見誅。【慮綰】嬰人，與高祖同日生，壯俱學書，又相愛也，以擊燕王 臧荼功，封燕王，後高帝疑之，乃亡入匈奴。【椎埋】謂殺豕也。【屠狗】陸曾業屠狗。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

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

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

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遠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

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

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

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邪？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兢兢】戒慎也。

【轟轟】聲也。

【齊威王】名嬰，始稱王。

威王喜禮，好爲淫樂長夜之飲，百官荒亂，諸侯並侵，淳于髡說之

以隱，王乃朝諸縣令長，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還齊侵地。

【卽墨大夫】卽墨，今山東卽墨縣。

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設言日至，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高家。

【阿大夫】阿，今山東東阿縣。威王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餓，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

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

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

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辨，如古遊說之士而已。」夫遊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

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款音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切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友許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閔宏音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歷音酈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快音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誑切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

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其說出於仲尼】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諍諫，二曰謏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慶王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見孔子家語。【伍舉】即蘇舉。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泉三年，不飛不鳴，是何鳥也？

莊王曰：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乃大反前。

【茅焦】秦王政遷太后於雍，下令敢議者死，齊客茅焦訪見，王欲烹之，焦曰：陛下有

狂悖之行，雖樂毅不至於是，今天下之士，無壽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言已，解衣袒之，王悟，爵以上卿。【觸龍】人名，國策作觸駟，秦

攻趙，趙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觸龍請見，始以己子託之，繼以益太后之言，勸之，未乃言今，觸駟尊長安君之位，而不

及今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太后乃諾，按太后，即惠文王后，長安君乃其少子。【甘羅】甘茂孫，年十二，事文

信侯呂不韋，秦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羅見張唐曰：應侯欲攻魏，武安君離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相，燕而

將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唐曰：謂因孺子而行。【杜郵】杜在今陝西咸陽縣，郵，即郵亭，武安君自起行至杜郵，秦昭襄王賜之劍，起自殺。

【武臣】趙王名，初武臣爲燕軍所得，囚之以求地，有蘇秦卒往見燕將，曰：振耳陳辭，與武臣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

而王，今囚趙王，兩君必分趙自立，夫以一趙何易燕，況以兩賢王乎？燕乃歸王。

【子貢田常】見權書子貢注，按子貢姓端木，名賜，

而王，今囚趙王，兩君必分趙自立，夫以一趙何易燕，況以兩賢王乎？燕乃歸王。

【子貢田常】見權書子貢注，按子貢姓端木，名賜，

衛人孔子弟子。田常，田乞子。

【武公】即東周公。楚欲圍則，報王使東周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攻之者名爲秋君。

然而猶有欲攻者，以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醜而兵利，人稱攻之，若使得中之要，擊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

【頃襄】楚王名。

【魯連】即魯仲連，齊人。魏欲帝秦，又使新垣衍說趙，共尊秦爲帝，遂往見衍曰：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而紂醜九侯，醜

鄂侯，拘文王，今秦深背萬乘之國，奈何欲從而帝之，卒就請醜之地乎！

【田生】齊人，說張朝風大臣謂太后，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

果封之。田生復說張朝曰：請大臣木服呂產，不如封劉澤爲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太后然之，乃以劉澤爲東郡王。按張朝，名澤，

寺人。劉澤，高祖從昆弟。【宋建】楚人。時許陽侯幸呂后，人或毀之於惠帝，帝欲誅之，建適說孝惠幸臣閻孺曰：許陽侯幸太后，君何

不爲許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許陽侯，太后大驕，兩王俱幸，貴富益倍矣。按閻孺，閻名，孺，幼也。【辟陽】縣名，今河北靈縣東南。秦食

其封辟陽侯。【鄒陽】齊人，梁王陰使人殺袁盎，景帝遣使覆案其事，鄒陽往說王信曰：長君弟得帝於上，長君誠爲上言得毋竟讓

亦，太后德長君，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長君言之於帝，帝怒解，按長君即王信，景帝王后兄。梁王，即梁孝王名武。【蘇

秦】淮陽人，說辟王曰：誑曰：寧爲鴛，毋爲牛。後以大王之賢，被破傅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爲大王羞之。韓王按劍太息曰：寡人雖不

肖，必不能事秦。按惠王，即韓宣惠王。【范雎】魏人，字叔。謂秦昭王曰：臣居山東，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應、華陽，不聞有王，臣恐後世

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實，按昭王名稷。【酈生】名食其。沛公至高陽，使人召酈生，生至，入說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

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乃輒洗而起，按：食其，高注異耳。【蘇代】蘇秦弟，孟嘗君將入秦，蘇

代欲止之，謂孟嘗君曰：臣見有土偶人謂桃梗曰：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澗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哉？今秦四塞

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襄王】即頃襄王。莊辛謂楚襄王曰：黃鶴背其六翮，而凌清風，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

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弊，治其繆，將加己乎百仞之上，今王左州侯，右夏侯，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穰侯方受命乎秦王，舉

國塞之內，而投己乎罟網之外，按辛，楚人。

【副通】

范陽人。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道往見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國居守

寡不出門者，是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願足下使

人證之，爭皆以爲上賓。

【險說】不正也。

【魏鄭公】

魏徵，字少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封鄭國公。

【龍逢】桀爲長夜之飲，

逢獲，爲桀所殺。

【比干】

爲紂諸父，張諫，爲紂剖心而死。

【張儀】

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後相秦。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

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

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

與音
軟音

阿諛，

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

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

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

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巨禁切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閒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

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選奕】畏怯之意。

【臣下不正二句】墨，五刑之一，刺字於額。書伊訓：臣下不區，其刑墨。宋避太祖諱，作正。

【康莊】大道也。

五德謂之正，六達謂之莊。

【霍光】字子孟，以昌邑王荒淫，自太后廢之，并卒其臣以不諫誅之。按昌邑王名賀。

【嗾】口閉也。

【讜言】直言也。

魯妃論

史記載帝魯音魯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音契為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

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爲天地必將搆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爲淫佚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音鳥^音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維姜原。生民如何，克禋^音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而^音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鳥降爲祀郊禘^音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

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粦^音，至周而發之，化爲龍^音，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音害^音。」

或者姜原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帝嚳】姬姓，名燾，代高陽氏爲天子，以其肇基於辛，故號高辛氏。

【姜原】有部氏女，史記集解：姜姓，原字，或曰姜原，諡號也。

【簡狄】有魏氏女。【燕釐卵巨人跡】並詳史記殷周本紀。

【契】母舉爲司徒，賜姓子氏。【稷】名塗，陸時爲農師，肆封

之於部，號曰后稷，別姓姬氏。【遷史】史記一百三十卷，漢司馬遷作，故曰遷史。【天命既歸二句】見詩商頌，按詩既鳥作玄

鳥，皆燕之別稱。【厥初生民十句】見詩大雅。【毛公】大毛公爲毛亨，漢魯國人，小毛公爲毛萇，漢趙國人，今所傳者，即漢書

藝文志之毛詩故訓傳。四庫提要：定爲毛亨稱，按大小毛公，皆西漢時人。【祀郊禘】就天子求于祭名，毛傳云：帝率簡狄，與之祈於

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從高辛之行】毛傳云：殷，賤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遂、狄，疾也。從於帝而見於

天，將事齊敬也。敬，饗也。【鄭箋】鄭玄，字康成，北海高潁人。其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晦，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諱別

故語之疑。【吞踐事】厲氏箋曰：天使既下而生商者，謂既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爲說司徒，有功封商也。又曰：帝，上帝也。攸，得也。祀

郊禘之時，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指拇之處，心體微欲然也。【夏之衰五句】夏后衰時，有二龍止於庭，夏帝訪其

幾而藏之，歷夏殷周，其數發，至厲王末，發而觀之，既流於庭，化爲龍，人後宮，帝妾遭之，既許而孕，懼而棄之，後育於褒，遊於幽王，是爲褒

姤。按：龍所吐沫。【鄭莊公寤生】莊公，武公子。姜氏，莊公母。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注：寤，寐而莊公

已生，故驚而惡之。【棄之而牛羊避二句】詩大雅：誕寘之隘巷，牛羊踐之。又：寘之寒冰，鳥覆翼之。【楚子文二句】

楚圖伯比私於鄧子之女，生子文，棄諸夢澤中，虎乳之，鄧子見而救之，以其女妻伯比。見左傳宣公四年。

管仲論

管仲，字夷吾，相齊桓，霸諸侯。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_{罪去}，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

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

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

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鮪，以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威公】即桓公，宋濂欲誤作威。【鬻刁】鬻，官中小臣，刁，名。【易牙】齊人名，善烹。【開方】衛公子，以上三人，皆桓公

嬖幸。【五公子】公子武、孟、孝、昭、昭公，魯公商人，惠公元。

因鮪叔之燕而得用。【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鯀。書舜典：「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少正卯】

魯之聞人，孔子爲魯司寇誅之。見家語。【仲之疾也二句】管仲病，桓公問誰可爲相者？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仲曰：『殺

子以塗君，非人情，不可。』問開方曰：『信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又問鬻刁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

【彈冠相慶】謂其可以引避也。【雲公】名夷皋，晉文公孫。【孝公】即公子昭，宋莊公立之。【將死之論】管仲病後，桓公

爲彈冠相慶，謂其可以引避也。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彼政我將安移？』仲未對。桓公問鮪叔何如？仲曰：『鮪叔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謀；賓胥無爲人好善，而不能以

國謀；無已其陷乎？』鮪必量其力，舉必量其力，言終喑然。曰：『天之生我，爲夷吾者也。其身死，焉得生哉？』仲卒十月，臨期亦卒。詳見管子戒

篇。【誕謾】誕，言也。【身後之諫】史鮪，字子魚，衛人。將卒，命其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無成禮，置尸闕下。』靈公弔，慄而問焉。子

以告。靈公果遣伯玉而退子瑕。伯玉，姓蓬，名瑛，衛賢大夫。彌子瑕，靈公幸也。【蕭何舉曹參】蕭何病，孝惠親自臨視，因問曰：『百

後誰可代君者曰知臣莫若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

辨姦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闕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奇不求，與物浮沈，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突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蹟，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

夫而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

說

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

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

他

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

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

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月暈】光氣圍繞月之四周也。李商隱詩：先知風起月含暈。【礎】柱下石也。【賢者有不知】暗指當備嚴防等，皆以安

石爲賢而此之。【山巨源見王衍】山濤，字巨源，晉并王衍神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曰：何物老婦，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者，未必非

此人也。後衍果破壞國事，爲石勒所殺。【郭汾陽見盧杞】郭子儀封汾陽王，唐書：盧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郭子儀每見資養，輒

妻不離側，杞嘗往問候，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記得志，吾族無類矣。【晉惠帝】名衷，

武帝子，爲人驕，權在羣下，卒至於亂。【唐德宗】名適，代宗子，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奸諛，信用虜杞等，以至於亂。【今有人】指王安石。【孔老】孔子老子也。【夷齊】伯夷叔齊，孤竹君二子，殷亡，隱首陽山。【顏淵】魯回，字子淵，魯人，孔子弟子。【孟軻】字子輿，鄒人，作孟子七篇。【臣虜】臣僕囚虜。【囚首】首蓬如囚。【喪面】居喪者而深憂。【怒刁，易牙開方】見前管仲論注。【願治之主】指仁宗。【好賢之相】指文彥博等。【孫子】名武，著孫子兵法三卷。

衡論敘

事有可以盡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盡者。盡以告人，其難在告；告人以其端，其難在用。今夫衡之有刻也，於此爲銖，銖音殊於此爲石，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可也。曰：「權罪者。」非也。始吾作權書，以爲其用可以至於無窮，而亦可以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嗚呼！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今可以罪我焉耳。

【衡之有刻】衡所以稱物輕重之器，刻則計其輕重之度也。【銖】十黍爲累，十累爲銖，八銖爲鎰，二十四銖爲兩。【石】十六兩爲斤，百斤爲石。

養才

夫人之所爲，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煦況弱煦然而爲仁，子子然而爲義，不食片言以爲信，不見小利以爲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與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己而可勉強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讀若亦奔走之地而不惑，爲吏而吏，爲將而將，若是者，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

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握讀如幹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閒，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

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我

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爲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爲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踈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驩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醜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儻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爲此，以留意於嚮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樸櫟通音小道，加諸其上哉。

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爲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爲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而自快邪？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邪？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

噫無事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邪？周公之時，天下號爲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況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閒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恕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賞其過，無使爲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

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以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奇傑之所爲，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眞奇傑者出矣。」

【煦煦子子】煦，氣蒸也，溫潤也。子，孤立也。韓愈原道：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其小之也則宜。【不食片言】食言，謂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也。左傳：是食言多矣。

【繁劇】言事務繁重也。郭璞文：以無用之才，管繁劇之任。【羽檄】檄者，以木簡爲書，有急則加以弱羽插之。史記：以羽檄徵天下兵。【擻】拔也。孟子：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擻之者。【疏雋】雋與雋通，謂疏闊而卓特也。

【繩檢】繩，法也。檢，式也。【醜酒】醜，醉怒也。書：微子：我用沈酗於酒。【倜然】高舉貌。荀子：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

【樸楸】小木也。詩：召南：南有樸楸。【北走胡南走越】朱家見滕公曰：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八

議】周禮：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

爵之辟，八曰議貧之辟。【貫】前漢文三王傳：得見貫款。注：師古曰：貫，謂貫其鼻。【刀筆吏】古節用竹木，以刀代筆，故書吏之

掌案牘者稱刀筆吏。史記：蕭相國嘗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

任相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邪？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邪？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

有司耳，非相侔也。

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概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案 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

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病相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

不恤其私。

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爲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爲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

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旣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旣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爲之禮。

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

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則其臣有所不爲。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有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閒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

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武帝視大將軍二句】舊唐書：唐爲大將軍，有時侍中，武帝崩，則視之。按：謂牀邊側也。編：謂蓋轎之也。【李廣利】武帝時，

廣利爲武師將軍，伐大宛，將吏貪不愛卒，使平之，以故物故者衆，帝以萬里而伐，不錄其過。【大宛】古國名，漢時在大月氏東北，產

善馬，漢爲浩罕回部，今俄領中亞細亞之佛爾哈那州。【天地大變】如地震水旱等，古時以相爲變理陰陽，故漢代災變，輒免三

公。【天下大過】如兵變民叛等事。【不起】不用也。【策書】釋書：策書，敕令於上，所以圖策天下也。【棧車】車之棧

輓者，周禮：土乘棧車。【賈誼書】漢賈誼著賈子新書。【長太息】賈誼陳政事疏：有長太息者六。【周勃下獄】勃既就國，

有人告勃欲反，下廷尉治。【湯】名履，伐夏而有天下，國號商。【武】周武王，見前。【伊尹】名摯，爲湯相，號阿衡。【天子坐

殿上等句】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宋初范質、王溥等爲相，自以同朝舊臣，稍存形迹，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坐論之禮遂廢。【中罪而自弛二句】賈誼陳政事疏：其中有中罪者，則命而自弛，其有大舉者，則命則北而再拜，殿而自裁。按自弛者，自解去其職也。自裁者，自盡也。【武帝不冠見平津侯】元朔五年，以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嘗燕見，帝或時不冠。【石慶】漢武元朔五年，以石慶爲相，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王溫舒等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

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

音博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

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縻，

音觸觸者

可拘以福音通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

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驎音其，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奸劇

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京切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

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先勿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

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驎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驎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

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

功爲事故也。

噫！方韓信之立於齊，刺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騶緹】器，馬格頭，建，馬柱。

【福衡】雷牛角端之木，訪其衡人。

【廉隅】方正也。

【衡】名曹，字仲卿，平陽人，封長平侯。

【霍】名去病，衛青姊子，封冠軍侯。

【趙充國】字翁孫，封營平侯。

【李靖】字藥師，三原人，封衛國公。

【李勣】字懋功，曹州

人，本姓徐，名世嗣，封英國公。

【彭越】初率羽，歸漢封梁王。

【薛萬徹】與兄萬均，弟萬備，俱以戰功顯。

【侯君集】三水人，

封遼國公，後以謀反誅。

【盛彥師】擊李密有功，封葛國公。

【閑】馬關。

【滕公】姓夏侯，名嬰，從高祖入關，定三秦，文帝時封

康陽侯。

【灌嬰】薛陽人，從高帝有功，封鄂陰侯。

【蒯通】本名徹，以避武帝諱，改通，以相人術說韓信，信自以功多，漢終不負我

辭之，通謝去。

【武涉】項羽使涉說韓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不從。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昌言，名揚休，眉州人。舉進士，積官至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嘗使契丹，遣惡寒毒，得風，謫

皆歸鄉，後遷工部郎中卒。見宋史本傳。引，卽序也。老皇以免諱故，改序爲引。

御將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音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音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閒，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旣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

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貌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先府君】老泉之父，名序，字仲先，見集中族譜後錄。【句讀】凡經書成文辭絕處，割之句，語未絕而點分之，以便誦誦，謂之讀。

【勞問句】勞，慰也。漢書張耳傳：「使兼公持節問之，勞苦如平生歡。」【守官四方】呂言官知中牟縣及知眉州。【兩制】宋

時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爲兩制，以翰林學士掌內制，知制誥掌外制，故名。【彭任】岳池人。慶歷初，爲蜀使，遷任與僧行。【槩】

丈夫之矛。【怛然】驚懼也。【擗】振也。【奉春君】漢劉敬也。【冒頓】漢初匈奴之單于。【壯士二句】高帝聞冒

頓於代谷，使人視之，冒頓以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平城句】平城，今山西大同縣。漢高祖擊

韓王信，兵至平城，冒頓圍帝於白登。

蘇氏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

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

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壯音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高陽】今河南高陽縣，顯頊爲高陽氏，國高陽，是爲蘇氏之始。

【神龍】中宗年號。

【味道】趙州人，武后時相。

【眉州】治

今四川眉山縣。【以著代句】代世也，父子相繼爲一世，所以著明世統也。【衰】生麻布製，旁及下邊不緝者，謂之斬衰。熟麻布製，緝旁及下邊者，謂之齊衰。【緦麻】五服之一，細麻布製，喪服輕者用之，三月而除。

蘇氏族譜亭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邪！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切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切之西南，而刻石焉。旣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切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

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旣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

書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
 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
 其兄之遺孤子而不恤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贖田而欺其
 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
 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譁不嚴
 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
 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與
 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
 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
同鬚同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
 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慚，汗出
 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庠】鄉學也。禮記：黨有庠。【蜡】年終祭名。禮記：郊特牲：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衆萬物而索饗之也。【社】祀社神也。禮記月

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月令廣義：立春後五戊爲春社，立秋後五戊爲秋社。【塋】墓也。【死必赴】謂死必赴告也。左傳：臨

三年，赴以陳，今俗多作訃。【冠】謂會男子二十加冠曰冠。【字】養也。【謂讓】責也。【慄】懼也。【赫奕】盛美。何晏

駢林：奕昭輝，若日月之麗天也。【觀禮】謂觀備美麗也。【勞弊】若俱也。後漢馮衍：以五人之勞弊。

彭州圓覺禪院記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爲自欺，且爲欺天。蓋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況能以馭他人哉？

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

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於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爲愈。

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爲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爲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爲記；予佳聽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爲之記曰：

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七入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於保聰，聰又合其鄰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爲記。

【自唐以來三句】佛教以釋迦牟尼爲祖，道教以老聃爲祖，故二教亦稱釋老。唐武宗作原道，排之最力。【靈師】靈師，姓皇甫，善飲博，見韓愈送靈師詩。【文暢】韓愈有送文暢師序及送文暢師北遊詩。【季布】楚人，爲項籍將，數背項羽，帝求之急，後魏公設，乃赦布，召拜郎中。【蕭韓】謂蕭何韓信也。何從高帝最早，信亦舍項羽來歸。【丁公】季布母弟，亦爲項羽將，返

窮高帝彭城西，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避。後來歸帝，以其爲不忠，斬之。【彭州】唐置，今爲四川彭縣。【保聰】

平瀾俱圖覺院僧名。【圓覺經】六卷，唐佛陀多羅譯，入大乘宗。

張益州畫像記

張方平，字安道，官益州刺史。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閒，其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

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敝，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

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乙以生，惟爾父母。

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待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銚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白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

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

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晉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

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晉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晉暨，公來于于。公謂

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晉桑，秋爾滌場。」西人稽

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

女媠晉媠，閨闈閑閑。有意哇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芘晉芘，芘

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

嚴，有廡晉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五和】仁宗年號。【傳言有寇】時謠言蠻酋在南，將入益州，於是調兵築城，民大驚擾，朝廷發陝西步騎兵往成都，

詔張方平行，方平曰：此必安也。詔遇成卒，皆遣歸，蜀上元歲燈，城門三夕不閉，得始造此謠者，烏首境上，南權其飲，蜀人遂安。【淨

衆寺】在成都縣西北，一名萬福寺。【眉陽】老眉山人，故稱眉陽。【鼓不平也】。【油然】和油貌。【緊】猶是也。

【重足屏息】懼之甚也。【鋸】斫木之具。漢書：身伏斧質。注：質，即鋸也。【南京】宋建宋州爲南京，亦曰應天府，今河南商邱縣。

【屬】付託也。【籬】羽毛輪，即今備從後之大簾。【暨暨】果發貌。《玉藻》：戎容暨暨。【于于】行貌。《韓愈》：上宰相書于于焉而
來矣。【條】枝節也。《詩》：敷月條榮。【滌】酒也。《詩》：十月濼場。【駢駢】並茂也。【伐】擊也。【淵淵】鼓聲。【娟娟】美好
貌。【閑閑】自得貌。【哇哇】小兒學語。【芄芄】長盛貌。【倉庾】藏穀之處，在邑曰倉，在野曰庾。【廡】堂下周屋。
【庭】堂階前也。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
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
最幸者，漂沉汨古都切沒於湍音湍沙之閒，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五和切食之餘，
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
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
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

予家有二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閒；且其蘖而不殤，拱而夭，任

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魚及切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感也夫。

【藥】萌芽也。

【癘】極折曰癘。

【拱】兩手持持爲拱。

【天】早死。

【汨】滅也。

【湍沙】沙隨水急流也。

【瀆】天水溢

出別爲小水之名。

【魁岸】雄傑也。前漢江充傳：爲人魁岸。

【岌然】山高貌。爾雅：小山岌。

仲兄字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兄曰：「子其可爲我易之。」洵曰：「唯。」切以水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

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音也，紆徐委音也，蛇，音，音，音，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紛鬱擾，百里若一；泊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音，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音，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音，奔者如飈，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閒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

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六四】易漢卦第四爻。

【渟洄】水流貌。

【陂】澤障也，帶水曰陂。

【委蛇】屈曲貌。

【蜿蜒】蛇行也。

【淪漣】風行

水上成文之象。

【純】微絲也，輕也。

【旋辟】回轉而偏向也。

禮曲禮：若主人拜，則客還辟拜，下辟字同避。

【泊】水貌。前漢

禮歌：泊如四海之池。

【滂薄】滂，音同磅，薄，與薄通，即磅磅之義，從同韻，又廣被也。

【洶湧】水聲。

【無垠】無際也。

【膠

戾】邪曲也。

【燧】東新爲作，遇警則燃之，婦主妻，燧主夜。

名二子說

輪輻

音

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

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

車仆也，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閒也，轍乎！吾知免矣。

【輻】輪中木之直指者。

【蓋】車蓋。

【軾】車後橫木。

【軾】車前橫木。

【轍】軌跡也。

